

沈士充《郊園十二景圖》

侯米玲

兼論陳廉《郊園小景圖》冊

本文主要在探討沈士充唯一一件園林圖冊，也是其圖冊繪畫藝術達到最高峰的代表作——《郊園十二景圖》冊，此冊作於一六二五年，乃為太倉名人王時敏的樂郊園的實景寫生而成。在一六二二年時王時敏即已請另外一位同為松江派畫家陳廉為同一個園林作畫，本文將一併作介紹，並比較兩個圖冊的異同。

沈士充在畫史上的名氣並不大，他與董其昌同為太倉人，師趙左與宋懋晉，相傳因畫術精湛曾為董其昌代筆。但依照筆者對其生平的研究，其與董其昌的畫風實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代筆之說並不可信。其傳世畫蹟中最早的紀年為一六〇二年，止

於西元一六三三年，故推測卒年應於一六三三年左右，或其於一六三三年之後即封筆。（註一）身為松江畫派的大將，沈士充的繪畫藝術在當時評價頗高：清人徐沁在《明畫錄》中稱許其繪畫特色為：「清蔚華古、運筆流暢、格韻兼

勝」；《松江志》中稱其「出於宋懋晉之門，亦學趙左，兼得兩家法，時名最盛，郡人能畫者多師之」。其師宋懋晉曾稱許他：「子居雖出吾門，而自能直造古人，即欲尋其藍水，不可得矣。」陳繼儒則稱許他：「子居深心畫學，自五代宋元，皆掇其精



圖一 兩園的地理位置圖

有一〇一一·六公分；圖冊作品約有十二冊，最多的冊頁有二十開。圖冊以仿古代名家筆法居多，如米芾、馬遠、王蒙、倪瓚、黃公望等，再參以松江畫派特有的畫風而成。其中只有一個園林寫生圖冊，名為《郊園十二景圖》冊，目前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珍藏。此冊作於一六二五年，是沈士充目前唯一存世的園林實景寫生圖冊，也是其跳脫前人畫法、最具個人色彩的圖冊。又因其完成於沈士充繪畫生涯中的中後期，其時繪畫技巧已達於顛峰，故亦可謂為其圖冊繪畫的經典之作。

《郊園十二景圖》冊共有十二幅，分別描繪十二個景點，每幅皆由沈士充本人用篆書題上景名。沈士充在此冊的最後一幅的落款為：「乙丑春仲沈士充為煙客先生寫郊園十二景」，點出此冊乃為「煙客先生」的「郊園」所畫，「煙客先生」即王時敏，「郊園」則是王時敏花了十四年才建造完成的「樂郊園」。（但在圖冊完成時並未正式命名為「樂郊園」，見後文之分析。）

在研究此圖冊的過程中發現王

時敏在請沈士充繪製圖冊之前三年，即一六二二年時就曾請同為松江畫派畫家陳廉為此園作畫，陳廉同樣以圖冊形式呈現，共有十幅，繪出十個景致，名為《郊園小景圖》，目前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由於資料有限，目前尚無法了解為何王時敏會於短短三年內請兩位風格相近的畫家為同一園林繪製圖冊？但這兩件圖冊確實為王時敏的郊園留下珍貴的歷史記錄。

樂郊園的演變

在探討《郊園十二景圖》冊之前，擬先對此園林作詳細介紹。

此園原是王時敏祖父王錫爵（一五三四—一六一〇）用來種芍藥之處，因位於太倉州城外半里許，亦稱「東園」，王錫爵另有一處用來種梅花的地方，位於太倉南方，名為「南園」。由於王錫爵之子，即王時敏之父王衡，比王錫爵早一年過世（一六〇九），王錫爵在生前即把東園及南園傳給疼愛的孫子王時敏繼承。（圖一）

王時敏雖然自王錫爵過世後即繼承東園，但因為當時才十九歲，且

華。即馬夏子昭輩，皆吐棄之。」且在沈士充早期仿古畫卷《仿宋元十四家筆意》中稱讚他：「……此十四幅為喬谷侯作于官署，過庭謂詢知是一合，信哉，吳門有石田翁，今吾松有子居矣。陳繼儒題。」

沈士充擅長長卷及圖冊，目前所見長卷有二十二卷之多，長度最長的



圖二 「樓閣」松林與樓閣形成對角線



圖三 「就花亭」，亭位於對角線上

「婁東樂郊園為王奉常別墅，亦名東園，園內有紙窗竹屋，予童子時游釣處也。」此處的「紙窗竹屋」應是沈士充圖冊中的「竹屋」一景所在。畢沅後來應在樂郊園原址重新建了「靜寄園」，並且同樣建了十二景：「終南仙館」、「環香堂」、「海棠塢」、「鏡舫」、「綠窗竹屋」、「絢雲

閣」、「石供軒」、「貯月廊」、「退思齋」、「小方壺」、「澄觀臺」、「雪濤峰」。(註五)根據史善長所作的畢沅的年譜《堯山畢公年譜》中乾隆三十七年條裡有「命護理巡撫印務按西安使署，靜寄園諸詩、題梅花道人殘竹畫卷皆署篆時作。」若畢沅在乾隆三十七年時作了靜寄園諸詩，則

「樂郊園」在開始建造的第三年，即一六二二年，王時敏請趙左的弟子陳廉將此園之各景畫成冊，是為《郊園小景圖》冊。根據陳廉的落款得知圖冊完成於壬戌年菊月，即一六二二年的秋天。兩、三年後，王時敏又請同為趙左的弟子沈士充為其園林作畫，沈士充完成圖冊的時間是一六二五年的仲春，共有十二幅、圖繪園林裡的十二景，是為《郊園十二景圖》冊，也就是臺北故宮所收藏的圖冊。

此圖冊中每幅都用篆書寫上景名，分別為「雪齋」、「穠閣」、「霞外」、「就花亭」、「浣香榭」、「藻野堂」、「晴綺樓」、「竹屋」、「掃

尚未承襲官位，並未拓建此園，一直到十年後，即二十九歲那年（一六二〇）方請雲間最擅長園林設計的張南垣（張漣）先生幫他設計、建造東園，將原來只供種植芍藥之處改建成一個具有亭臺樓閣、饒富逸趣的園林。此園前後後做了許多設計的變更，花了十四年（直到一六三四年）才竣工，並正式命名為「樂郊園」。

花菴」、「涼心堂」、「飄影閣」、「田舍」。雖然此時各景似乎已經取好了景名，但因為此園後來又經過十多年的修改與建造，所以在竣工之後的景名稍有不同，分別為「藻野堂」、「揖山樓」、「涼心閣」、「期仙廬」、「掃花菴」、「春曉臺」、「香綠步」、「梅花廊」、「翦鑑亭」、「鏡上舫」、「清聽閣」、「遠風閣」、「密圓閣」等十四景（同註二），不僅增加了兩個景，且與沈士充圖冊上的景名有諸多差異。又根據稍晚的《鎮洋縣志》（雍正三年始置鎮洋縣）裡所記載，「樂郊園」的各景為「藻野堂」、「揖山樓」、「涼心閣」、「期仙廬」、「掃花菴」、「春曉臺」、「香綠步」、「梅花廊」、「翦鑑亭」、「鏡上舫」、「峭荷」，景名又有不同，其中原來的「清聽閣」、「遠風閣」、「密圓閣」消失，但增加了「峭荷」一景。在《鎮洋縣志》編寫之時王時敏已經過世四、五十年，所以應該是由其後人做的更動。(註三)

那麼到了雍正之後的乾隆時，「樂郊園」還存在否？

王時敏的家族在入清後因為家道中落，家園或任其荒廢，或被野人、僧人所佔據、或被典當。乾隆年間家族人將家園售給同為太倉人的封疆大吏畢沅。(註四)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字纓衡，號秋鵬、靈岩山人，江蘇鎮洋縣（太倉州）人。畢沅與王時敏同為太倉人，官至陝西巡撫與湖廣總督，喜歡金石書畫，亦喜收藏。畢沅在乾隆時與王家後代交往密切，包括族人王恭與王時敏六代孫王宸（即王原祁之曾孫）。當時南園有一部份不知何時已歸於問梅禪院，王恭則繼承王家南園之東房。王恭居於南園期間時常招來好友暢詠其中，且集其詩為《南園風雅》；畢沅也會在某年初夏與數位友人、弟畢灝、延青拜訪了王恭的南園，小集後並作《潭影軒四十五韻》。王恭過世後族人又將南園之東房售予畢沅。

至於樂郊園，在乾隆時，也就是畢沅接手王家家園時已經荒廢不成園。畢沅在其《靈岩山人詩集》裡收錄了〈靜寄園雜詩十二首〉，其中一首「紙窗竹屋」提到「我鄉樂郊園廢犁為田」，並在附註中提到：

購入王時敏家園以及建靜寄園的時間不晚於此年。

《郊園十二景圖》冊之繪畫特色

此冊縱三〇·一公分，橫四七·五公分，為長方形推篷裝，紙本設色，共十二幅，每一幅皆由沈士充自己以篆書題景名，並鈐上其字「子居」的小章。此冊雖為王時敏所有，但上面無任何王時敏的收藏印。圖冊上有畢沅的多方收藏印：「婁東畢沅鑑藏」、「靈巖山人書畫記」、「畢沅審定」、「秋鵬珍賞」，進清宮後收錄於《石渠寶笈》三編。

此冊的繪畫藝術相當高，可說是沈士充生平所繪圖冊中最出色的一冊，特色如下：

一、對角線構圖

沈士充不僅詳細描繪每幅中的景物，包括花草樹木、亭台樓閣，使之各具特色，且就像實地寫生一樣生動自然；對於每幅的「構圖」也都是經過許多巧思以及精心設計，其中最特別的當屬對角線構圖，同時也是此圖冊中最主要的構圖方式，計有「穠閣」（圖二）、「就花亭」（圖三）、



圖七 「竹屋」



圖八 「掃花菴」

建築物以側面呈現，可見這是專為「郊園」而設計的特殊畫法。

三、十二幅共呈現春夏秋冬四個季節

這在許多園林圖冊中常見之手法，沈士充也不例外，雖然不是每幅都能兩相配合得天衣無縫，但契合度已經非常高。以夏景為例：「晴綺樓」、「飄影閣」、「竹屋」（圖七）為夏季景致，其中「晴綺樓」以荷葉點點來表現出夏天的景致最為貼切。「竹屋」則讓觀者似乎可以感覺到夏日炎炎身處竹林的清涼。又秋景有：

「掃花菴」（圖八）、「涼心堂」、「田舍」。其中「掃花菴」中的「掃花」點出是落花時節，再加上遠處的紅樹更襯托出秋天的氣息。

四、雲間畫派特有的雲霧氤氳

雲霧、暈染的大量使用自趙左開始，是雲間畫派的特色。沈士充此圖冊充滿雲霧氤氳，不只將雲間畫派的繪畫特色充分展現，且每一幅中雲霧幾乎都占畫面的一半以上，「雲霧」不再只是景的配角，儼然成了主角之一，也藉以表現出山水畫的「空靈之

氣」。雲霧是「虛」也是「實」，有了它，不但襯托出園林的美景，也帶出了中國畫裡最重要的「氣韻生動」。

陳廉的〈郊園小景圖〉冊

陳廉，嘉興人，生卒年不詳，據載早逝。他曾從趙左學畫，也是松江畫派之一員，但傳世畫蹟不多。陳廉所畫的〈郊園小景圖〉冊早於沈士充的〈郊園十二景圖〉冊，而事實上其與王時敏的關係也較為密切。從傳世畫蹟中可知其為王時敏所畫的作品除了〈郊園小景圖〉冊之外，尚有作於一六二四年正月的〈山水圖〉卷。而王時敏則曾為陳廉的〈仿子久卷〉與〈雪卷〉兩幅畫題跋，可見王時敏與陳廉應較與沈士充更有互動。若比較沈士充與陳廉的畫風，兩人因同為趙左的弟子所以畫風相近，但陳廉的用筆較為拘謹，沈士充的則較為嫺熟而灑脫。至於兩人的交情如何？因為資料不足無從知悉，只能推測兩人的朋友有所重疊，除了王時敏之外，陳繼儒也與兩人熟識：沈士充與陳繼儒、陳廉三人曾在一六二〇年初為偶萍禪

「飄影閣」（圖四）、「晴綺樓」（附圖五）、「涼心堂」（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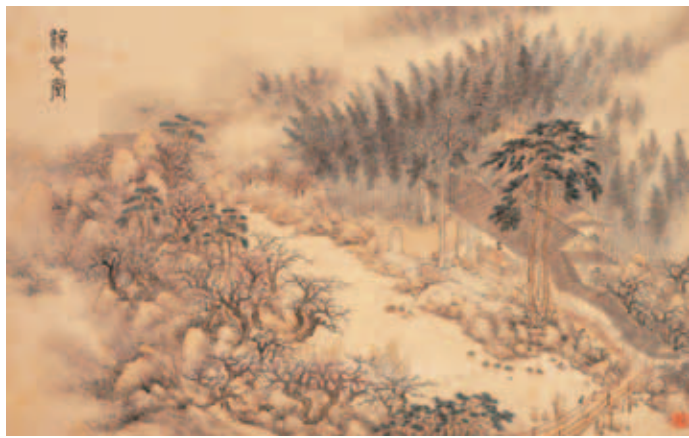
所謂對角線構圖就是以對角線將畫面切割成兩半，然後將主景置於對角線上，表現出傾斜的地平線，因為傾斜，就有「動勢」效果，而且因為沈士充所採用的是長方型畫幅，使對角線加長，造成的地平線傾斜度也增大，其中又以「穠閣」最為明顯。這種對角線構圖可說是沈士充的創新，在其他畫家的圖冊作品上極為少見，



圖四 「飄影閣」對角線上是草地與雲霧



圖五 「晴綺樓」樓轉向正面，迴廊形成對角線



圖六 「涼心堂」堂與迴廊形成對角線

即使在沈士充的諸多圖冊中有此構圖的也不多。特別的是，在其有紀年的圖冊中除了此圖冊外多屬仿古圖冊（註六），而所有仿古圖冊也幾乎多為滿幅構圖，未見對角線構圖，可以說從此冊開始方出現對角線構圖，再加上雲間畫派特有的煙雲，交織出美麗的畫面。

二、建築物多以側面呈現

此特點往往伴隨著上述的「對角線構圖」一同出現，似乎是為了畫面上

的「取勢」而設計的特殊畫法。在十二幅中只有「晴綺樓」、「掃花菴」、「雪齋」、「藻野堂」的建物は正面呈現，其他建物多「依山傍水」，配合景中蜿蜒的山勢、圓弧的池水，抑或羊腸小徑而建，「側面」反成了主角。以「穠閣」（圖二）為例，畫面上兩三間閣樓側著坐落在畫面的對角線上，並隱於松林與桃林中。

同樣的，在沈士充的其他作品，不論是長卷、軸或圖冊皆鮮少見到建



圖十一 陳廉圖冊中與沈士充之「浣香榭」相似的景，「浣香榭」的位置與所取季節不同。



圖十 沈士充之「浣香榭」



圖九 陳廉圖冊中與沈士充「樓閣」（圖二）相似的景，城牆位置不同。 上海博物館藏

師畫過小品，後被收入〈雲間十一家山水〉卷，目前亦收藏於臺北故宮。

陳廉作於一六二二年的〈郊園小景圖〉冊同樣是為「郊園」實地寫生，但為正方形畫幅，縱三五·三分，橫三三·四公分，紙本設色，共有十幅，以描繪出郊園裡的十個景。十幅上皆未題景名，只在最後的一幅有陳廉的落款云「壬戌菊月 郊園小景 陳廉」，每一幅也都有陳廉自己的姓名小章。與沈士充的〈郊園十二景圖〉冊一樣，並無王時敏的收藏印，只有晚清收藏家嚴篋舫（一八五〇—一九一九，名信厚，以字行，浙江慈溪人）的「小書畫舫珍藏書畫印」、

「嚴氏小舫收藏金石書畫之印」及「曾在慈谿嚴筱舫處」收藏印。

兩人的圖冊雖然畫幅不同、裝裱方式不同，但所繪的亭台樓閣或用筆設色上其實非常相近，可以說都是實地寫生的結果，但沈士充在「構圖」上喜作奇巧的設計，讓十二幅有十二種不同的面貌。此外此兩圖冊對於同一地點的「取景角度」會有所不同，所選取作為描繪主題的「季節」也有別。例如，在描繪「樓閣」景物時，沈士充的畫幅裡「城牆」位於右下方，且只有一小段在雲霧中忽隱忽現，樓閣與桃樹及松樹位在對角線上；在陳廉的畫中（圖九）「城牆」則是位在畫面的右上方，並畫出城樓，樓閣與松樹及柳樹位在畫的中間，兩冊的「取景角度」幾乎相反。在描繪〈浣香榭〉（圖十）景物時，沈士充的「浣香榭」位於畫面的左上方，旁邊的小木橋延伸至左側畫幅邊緣，小徑上有成排桃樹，選取的季節是春天。在陳廉的畫中（圖十一），「浣香榭」與小木橋位於畫面的右邊的中間位置，小徑上種的是楊柳，季節是在夏天。

整體而言，陳廉在構圖的變化以及氣氛的營造上都遠遠不及沈士充，相信王時敏在拿到沈士充的圖冊後必定相當滿意。

小結

兩個郊園圖冊不僅是明末重要的園林繪畫作品，對所有者王時敏、畫者沈士充及陳廉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王時敏在家世顯赫時擁有三個較大的園林，即樂郊園、南園與西田，且都花費千金與許多心力建造，然而獨獨只有樂郊園有實景寫生冊，且兩冊同出自兩位松江畫派大師之手，可見「樂郊園」對王時敏的重要性，此兩圖冊對其而言亦別具意義。且在王時敏一生的收藏品中絕少收藏園林圖冊，這兩冊可說是絕無僅有，更何況是自己的園林寫生冊。又此兩冊完成之年正是王時敏家運昌盛的時候，也是當時園林建築最蓬勃發展的時期，所以它們不僅標誌著王家家運的榮盛，也記錄了十七世紀初江南園林的面貌。再者，明末的園林圖冊數量本來就不多，此兩冊畫蹟無疑成為研究

明末園林圖冊非常重要的史料，後人不僅能藉此增進對明末「園林繪畫」的了解（註八），也能從中領略明末的郊園之美。

對於沈士充而言，圖冊雖是其所擅長，但在諸多圖冊中，〈郊園十二景圖〉冊是其僅有的園林圖冊，也是其傾全力的巨作。他在此冊中做了較多的構圖及畫法的創新，表現出特有的「奇勢」及「空靈」，可說是其最具「實驗性」與「創造性」的作品，當然效果是非常好，於是又有同期的另外三冊類似的作品出現（即北京故

註釋

- 參見拙作碩士論文《沈士充的繪畫藝術》第一章，沈士充之生平概述，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論文，二〇〇五。
- 〈王時敏年譜〉，收入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漢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四一五—四一六。
- 詳見拙作碩士論文《沈士充的繪畫藝術》，頁八四—八八，〈樂郊園的建造與景點的改變〉，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論文，二〇〇五。
- 王時敏的舊宅後來由長子王挺與第八子王揆居住，乾隆年間售予畢沅，見王祖畬等撰，〈太倉州志〉，《中國方志叢書》卷二，封域下，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印行，頁六八—六九；又於〈鎮洋縣志〉，卷一，封域，頁一八—一九所載，王時敏的南園中的繡雪堂後來給了問梅禪院，其他則為族人王玠居住，再傳時敷、再傳王恭。王

宮、石頭書屋與朵雲軒所藏的三個圖冊），只可惜三個圖冊皆未見年款。身為職業畫家，或許這三個圖冊也是其最新創作，因尚未有特定買家，所以才未題上買家名稱也未寫下紀年？

對於陳廉而言，由於早逝，所留下的作品非常少，〈郊園小景圖〉冊差可說是其唯一的園林繪畫，也是最能突顯其松江畫派繪畫特色的作品，亦見此冊之珍貴。^{〔編註〕}

沈士充〈郊園十二景圖〉冊的部分圖版（晴綺樓、涼心堂、就花亭、雪齋）可參見故宮出版品《園林名畫特展圖錄》（一九八七年初版），頁二一六、二一七。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 恭死後東房賣給畢沅，要到道光年間才由族人集資贖回。
- 畢沅，〈靜寄園雜詩十二首〉，《靈岩山人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頁一八四—一八五。
- 見上註一，第三章，第一節〈山水圖冊之研究〉，頁八四—八〇。
- 畢沅與其弟畢瀧為乾隆時期著名的收藏家，藏品常贈予同好或作交換、或買賣。見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頁八一—八二一，以及〈靈岩山人詩集〉，卷十六，《續修四庫全書》集部，頁一五一—一五三。
- 對於此兩畫中所忠實呈現明末園林特色及具有的明末園林繪畫特色，延伸閱讀請參照我的拙作碩士論文《沈士充的繪畫藝術》，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論文，二〇〇五，頁一〇一—一〇三。